



觀古堂書畫刻書

十二

4普4
460
12





沈下賢文集卷第七

吳興沈亞之下賢

書上

上冢官書



亞之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肩山而大谷不足以
業其根長霓不足以惟其華天之所借其體若此豈不皆
獲其所安而輾乎用及其未偶也徒見摧風枯霜蒙烟老
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幹不丈而枝不尺葉縱其根不饒
躡土之膚生不十年各獲斤斧之製以就用何者受乎庶
氣故易長於極成爲眾用故易售於工其在松柏扶榮意
自得仰視傑木不見其末相與咲其凡枿而無用及一旦

遭遇得升賢工之所思採而館之跨於礎而百棟賴負若
是修材巨幹非易自致也賢工良匠非易能容也今閣下
抱多能之德動與智諧可謂遭時也負難戴重橫於所安
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次眾材備
於百當去聲如此則賢工之名可以自有古者賢士之居位
也沐垢不終湯充飢不竟飯中輟而起畏日不足是皆採
訪於眾能思致其爵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爲公卿大
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重養其所進者唯柔氣緩言瞽視
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爲誣博知爲狂遷善爲
流斷節爲詐是皆斥而莫得稱也及一日操尺墨樞物機
茫乎不知其從使左右庸胥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

勝也蓋事業之所執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
已山東盜卒殺辱首吏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卽如主上求
其往而爲理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亞之誠不肖
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心研慮謨古臣知輔之所以
爲化至於樂能慕哲亡其私而不同此則得之於性矣酌
巖賢旅聖之所以立言至於書得失備理亂敘往紀來此
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霸帥之所以整暴亂至於奮旅陳
師會百變之狀離如驚鳥合如凝雲此則得之於師矣是
三者皆業於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爲一從
才戴宏傑之梁立巨礎之上顧世之持斧之士安足以摹
哉亞之聞戎鏡包陽當日而矚之則能延燧興火處奧而

視之何異一規之幽銅耶而誰寤者夫氣應則生亞之亦蒙矚於光下以發所抱書辭多鄙又不盡志忤濁清嚴罪無所道謹再拜

上李諫議書

月日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貢書諫議閣下亞之常有混類之悲不能自置其拙也甚矣故祥禽之類凡羽而混之神芝之類腐菌而混之嘉蕙之類芴芴而混之非獨混之而已亦且掩其芳而奪其美何則善寡而凡多故也況世俗之目幾能於此別白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安能自永於時哉一失其顧以爲類混則終從風雨而老矣何不痛之輒假所喻願賜終說幸甚楚王之鼎

食十有餘年而王體不肥左右者懼王曰膳者不能味吾鼎也國人亦曰膳者不能味王鼎也遂更膳者凡十輩亦不味王耻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鼎之味調和以安體者寡人爵之三公楚里之處士賢聞之應令而起耆老屬袖而送之曰往矣卽鼎也曰然王曰仰味於君君何以塞之對曰王必以鼎授我我力甚優夫治鼎之職約水燥薪爨火以觀文武之用而已其味則有椒桂梅醢鹽醢之品在吾總眾力而調於心此其功也王之體不肥何待楚老曰斯固也夫真僞雜鬻循戶而唱祈其售者僞得十九焉是椒桂之質類而馨辛不爲也梅醢之質類而苦酸不爲也鹽醢之質類而齶鹹不爲也皆具而不爲滋一旦集而

沈集七
三
會之鼎則必空虛矣君焉能揔是之力以成於王耶前膳
之所以得逐者由庶品之任非其任歟然則君之明足以
察僞惑君之智足以區物情誠能儲其眞蓄其當以給其
用則後之辛馨之才醯醢之具必越海逾陸而趣君之旨
矣斯百代之準也豈但肥楚王之體然今閣下旣已游泳
道德蓄儲助味之具有素也然紛紛之眞僞而清寤能不
勞乎小子誠不足奉應對不得謁見久矣幸因從左右者
召稍延於前獲進所語幸甚伏惟降察不臯謹再拜

與薛浙東書

再拜後還坐賓客中有小吏持吏書來其語曰帛十疋吏
置帛書於亞之前曰閣下所以貺客也其敬之誠則厚矣

然有所未滿者敢爲閣下道之夫虬能具水濟物故佐天
如臣草木仰其澤苗方秀而望其成有乏一日之雨而不
及其實者則仰告斯臣以求之得一日足矣若纔潤於枯
槁則已且猶將困之今亞之往復道路三千餘里禹禹之
誠於苗之旱甚矣而千鍾之祿於水用又大焉亦何惜一
日之澤而不給其涸哉亞之狂愚當其困涸不知所爲乃
復枯苗仰澤之說再敢煩告且閣下寧能不憐之亞之再
拜

上壽州李大夫書

十一年秋作

昔者燕昭以千金市駿骨而百代稱之非直朽骨之可貴
也意必在將來之良而已矣今亞之仰閣下之風而進於

前恭聞閣下以不朽鈍而顧之寧鄙人之宜顧也其名得無將來乎是鄙人之價冒千金也幸甚幸甚今有徬徨之誠敢露肝膽伏惟聽察之亞之前應貢在京師而長幼骨肉萍居於吳無咫尺地之居以自託其食給旦營其晝晝營其暮如是凡三黜禮部得黜輒歸自二月至十一月晨馳暮走使僕馬不已恙卽且碌碌如有一日霜露得欺氣體失理則一室向門之心無望矣今忘辛勤之勞扶挈長幼可食而西雖已及哺口然猶困其所儲不能自給但涕泣語空無有所仰又度天下王公希可以此言告者乃閣下耳伏惟分一日之澤以濡之無使亞之復爲朽骨所笑謹再拜

與福州使主徐中丞第一書

九月十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謹再拜狀所願陳于閣下某伏念從古已來懷其所爲抱其所用者非知己之進無能自揚也自咎繇之蒙舉顏回七十子之蒙范叔之蒙鮑叔之推至於今知己之功相嗣而不絕非有文字之紀其功雖如前數士而後代無聞也可以惜諸往者某始得以文謁閣下於吳之嘉興明日權幼公謂某閣下言吾見古史者亞之也其後涉於仕路困則遭其恩知如此且以閣下居爲世之端表故眾影依之言爲世之典謨故眾聽傾之其重如此使一遊其門則天付以幸也而況知而推之哉提而用之哉然亦懼不申於文字而後代莫覩是以前

者敢以先人所業之書上千清覽求其筆爲之光以揚于齒故而爲後代寵奉獻之日惕怍咽然不能周露誠以黷矣伏願憐其繼志之心使輝華裔著于百代雖大寵何以如于此焉伏惟俯賜終筆書辭再陳無任惕汗謹再拜

上使主弟二書

二月二十八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拜書復獻大使中丞閣下亞之昨與二三子同途晨間起居指教所謂薄疾未除將欲有請草奏具示始則卒然愕窒不知詞對及退舍伏念閣下之所苦者惟中年之士十九而有之未嘗聞以此而有去告閣下惟不爲出入宴遊耳其餘決教益理膳息無減況方在強茂之時徒以小恙暫畱虜中乃欲爲告

以自遂豈當宜也且今時仕俗守榮路者雖以朽老支扶昏悅矣然則固其所居惟恐有損如此者亦十八九而閣下瞭然自悟所向若此得無獨清之累積疾於彼人之胷中哉閣下骨肉交姻如有遠萬里者卽聞是請寧知其退讓也必且疑驚隱慮莫能自浣設使憂能侵人閣下何以解也亞之見識孱淺無足以奉請事今極慮深陳於前誠願得於中庸使人無加口語也非敢憑緣取領厚祿而終斯說伏惟稍緩高明之銳以周慮之冒陳端白何任恐懼伏惟憐之

上使主第三書

三月二十一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拜書遣獻中丞閣下

昨日候吏自外來急告以赦至亞之誠前後左右不得常步及下馬就次揖謁先聖獨張侍御不領祇言哮呼詬訾摔拽道將移罵侵怒俚言攻凌不容須臾之間以黨界證攘掉呀騰如欲見食白羣官眾將至於聚立者咸聞見其麤聲奮態圍來驚視誠以亞之樗鉛之材處不當任可逃遭此眾辱宜矣然誠恐積暴不除異日酒場恃醉卒肆所爲又爲侵作誣言飛入清聽以是寒心自悲不能無患亞之幸蒙過意提在賓階雖無分銖之能以事萬一然誓將鞭勵孱謹以効終身伏願哀其端拙察以無辜稍借光明使各得分限免其侵迫過此之虞餘何敢請伏惟加察幸甚幸甚謹再拜

與李給事薦士書

十年春作

月日新及第進士沈亞之再拜稽首給事閣下亞之幼學見其往記曾參閔子騫之孝至於跬步不忘雖騃幼亦能蹴然內慕自是常思其人有能跂於曾參閔子騫之行者卽往傳其名于親戚朋友鄉大夫閒使其聲不滅昔者五年亞之以進士入貢至京師與其等清河張宗顏比居常與往來言始愛其人無遊詞至春宗顏去還家久聞其親喪又明年亞之東歸至洛聞洛人稱宗顏之孝曰宗顏貧無以事喪乃與其兄東下至汴出操契書奴裝自賣聞者皆動感流涕然盈月不得售汴帥聞之持百緡使弔勞歸之盡發其先故羈柩歸葬於所是歲亞之至彭城日話其

沈下賢文集卷第七
事彭城人曰此吾里之孝子也八九歲時喪私親貧不能奉飯舍乃繫木爲車與其兄自輓而送吾里謠之曰拖車郎是今曾閔之行難而里閭盡熟亞之切痛賢公卿未得稱其如此伏思閣下於異行尤能銳樂故亞之敢以宗顏之事爲請伏惟訪察之幸不默默已也

沈下賢文集卷第七

沈下賢文集卷第八

吳興沈 亞之 下賢

書下

與潞鄜州書 六年夏作

亞之再拜稽首大夫閣下亞之昨出長安時歷別於所親友門所知親友謂亞之曰安所適安所爲亞之對曰適鄜將假貸於諸侯門所知親友賀亞之曰鄜有長賢大夫也喜文學仁義之道故其所爲文學仁義之道忻焉走其門者日有之亞之納喜於心充充焉捶馬走僕忘其勞失其怠望閣下之境日近日喜及至之也且觀將謁之禮於其門乃見納客之官奔奔而入促促而出言不及吐道不

沈集八
及陳退居三日不知所爲乃復聽閣下採取賓士之道高下之等則曰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爲之輕重書之多者館善宇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爲狂卽與偶然之輩徼幸之徒退栖陋室與百姓雜處飢惡味且走來閣下門者亦不獨盡窮餓無依而來求粟帛於閣下亦有抱其志懷其才聞閣下好賢而來求臧否於閣下而望其推引之濟耳今一貫而禮一類而惠賢愚顛倒而又以書不書而爲之輕重竊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門者皆相爭齎書爲糧受閣下之惠者不曰閣下之惠而皆曰某官之書禮我也何有愧於閣下不唯不愧而已亦有憤厲於衷而終怒怨者竊恐閣下勞費

以取無益亞之愚獨爲閣下惜伏願閣下稍精接士之道使賢愚明白閣下能知此則四方之士聞之皆謂閣下不恡己之不至而求其方直如此今亞之冒旌戟之嚴敢言進於閣下亦希知言之士聞之知亞之不苟曲於閣下而存其直如此戰戰無任亞之再拜

與潞州盧畱後書

八年夏作

中丞閣下法者古王一其度於天下蓋欲必信於人耳非執事之臣能得專喜怒以自弄今或奉之未知其意何哉迺十四日亞之晨出南府門見一人衣縞不帶乘捷馬北馳健僕呵道眾僕皆左右馬分走甚嚴亞之意謂執事有服者卽止馬匿道下旣去私曰執事寧不帶耶不則又何

呵也問其僕曰是方士李元戢者繫盜他郡焉亞之曰旣繫何謂縱而遨乎僕曰彼言能化黃金反童齒今一郡大惑下自豪吏盡欲德之故馳過其家旦暮不暇亞之因仰而呼俯而揖曰是能化黃金反童齒焉凡執左道亂政者在殺不以赦令其人且繫尙能惑設冠帶自儀而孰不陷前日信州刺史以夕祀黃老不當理官臣譖之得罪幾夷誠可寒心今閣下獨不省悟亞之雖不肖亦知爲閣下畏伏惟亟誠獄吏使固手足之繫與常死罪者等無令出入自便不然法爲吏侮而閣下安所任主哉幸畱意焉亞之再拜

與同州試官書

今年秋亞之求貢於郡以文求知已於郡之執事凡三易郡失其知輒去其友相率而笑之亞之爲之語曰里人有良金鬻於市而里之豪亦鬻焉俱將售於衡者豪人金雖精里人出其左衡人畏豪奪其價而先豪里人懷而去明日而之他市而衡之直復不同又懷去又明日之他又然歸而聚黨與謀曰聞某市有衡人不欺一市之人謂之直遂往與羣金角俱歷火昇衡市人曰雖然願先豪衡人曰是精粗在目輕重在衡衡目可欺乎市人慙而退其直果然今亞之負詞之來於執事其望亦同於直者也伏惟熟察無忽亞之再拜

與京兆試官書 七年冬作

孔子之徒三千而言升堂者十輩然皆不能周其德故各以其所長出人者稱其名曰四科百世之下皆言孔子聖是知無全能者也今亞之雖不肖其著之文亦思有繼於言而得名光裔裔不滅於後由是旨春秋而法太史雖未得陳其筆於君臣廢興之際如有義烈端節之事輒書之善惡無所回雖日受摧辱然其志不死亦將俟能爲孔子之心者拔之是以晝夜增矣時亦有人勉亞之於進士科言得祿位大可以養上飽下去年始來京師與羣士皆求進而賦以八詠琢雕綺言與聲病亞之習未熟而又以文不合於禮部先黜去今年復來聞執事主選京兆長安中賢士皆賀亞之曰某執事斯謂明矣其取舍必以目辨而

察亞之曰徵亞之以八韻爲畏對曰不然夫良工爲廈而選材者不以桷廢棟不責能此而否彼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此聖人採取之至言也亞之文已貢矣執事其服孔子之心有素如其取舍之際亦能留意乎亞之再拜

荅馮陶書

馮生足下前辱書時會鄙人將有適方事役在焉今則足下又赴省于東故束書久不遑答有負懇款無以自露然則書辭所屬寧鄙人宜當託是乎乃敢自酌以揆其意惟智府寤之樂府唱於歌十年聲流邯鄲下而魏歌者往請之曰聞古之韓娥其歌也能易哀樂變林籟則有是也何自而及是乎今子能揚韻激妙感物態矣而人投聲請價

者宜以遂之必且語我使聞聽於眾耳以得售進入爲王
左右之娛對曰若韓娥之歌韻合於氣聲合於情是故草
木之於地也氣爲之君五腑之居人也情爲之長草木之
生其根處瘠則其表訥根處潤則其表昌瘠之訥潤之昌
不過其草木及氣之作也爲溫陽則萬族舒爲晦寒則眾
色雜瘁五腑伏五行設如金困於內則肺亢應於外而嗅
厭極則反之木極於內則肝怠應於外而視亂困則反之
困而厭極而亂不過一發於內一應於外而已及情之作
也爲喜適則七竅走而會之怡爲悲愁則六氣集而赴之
慘是皆不得自任也韓娥之得也在此馭二情以哀之故
能易哀樂歧二氣以襲物則能變林籟其神至矣亦尚未

聞飫寵賞於當時者何也所感者智人也草木仰天性智
人不混於累夫眾庶之目怫於視世俗之耳離其聽故擊
弊缶貫鼠革聚觀於市促促之歌巴聲夷辭唱一而和百
贊之者千萬人南風之絃雲和之瑟曠世莫用烏能自唱
其德於聲音雖韓之妙欲誰繼者今足下將行者古道也
將操者至聲也鄙人方困世之厭斥安足以使之聞聽於
眾耳發嘉譽於此日乎猥辱雅向願悉所誠幸甚幸甚

答李生書

亞之白辱書覽所指令僕人持書致安南守使從雅旨以
契所欲意者謂僕人居峻勢能可樞其意

一云謂僕職在軍副其力可驅

彼之情

易如瞬眴夫何妄悞容易而不見知其不能如此哉

且安南守其志不佞自齊從事以下咸以公籍督稽歷受
訕侮繼章傍凌彼恃門矜毫無所加責前日章同舍亦然
顧亞之辱畏靜常遭尤況又掌刑書累以法操其吏彼無
路而露憤於僕人耳今來書指教欲使有爲是執仇而赴
於敵也可能致其願乎幸終悉省不宣亞之再拜

上九江鄭使君書

郢崖謫吏敬對所詰引言爲書致于九江守鄭君閣下詰
之旣深焉得默默已也固折委譴之於章遂用悉陳惟聽
之國朝天后之時使四裔達威德之令皆儒臣自喬知之
陳子昂受命通西北兩塞封玉門關戎虜遁避而無酬勞
之命斯益大有之時體臣之當理也然喬死於讒陳死於

枉皆由武三思嫉怒於一時之情致力尅害一則奪其妓
妾以加憾一則疑其擯排以爲累陰令桑梓之宰拉辱之
皆死於不命嗟乎嗟乎自是之後臨戎觀危酌逸勞之狀
爲使者而儒臣莫與矣前年天子以兩河遂叛之兵連歲
不解負輓之輸而不造廩庫皆從便道爲戰士衣食之給
於兩河之間歲尙賑賙輦轂之下執笏常謁請罷所討者
十八九獨諫大夫自以爲習知叛臣之情日就寤請得往
導愍痛以歸之旣可所奏卽請以亞之爲副又以爲右者
單車爲使有功則爲戎臣輕害之遂於行請兵以自柄詔
書仍以便宜從事又詔邯鄲鉅鹿兵各以百騎與俱蓋欲
重擊鑿之柄也及過平原郡城而有常山卒分居之諫大

夫因令亞之爲書檄之書成亞之題帛引弓射書于常山
帥帥得書以期請降滄海之人聞之降者日百有餘輩及
滄海寇款與符印偕至卽請以城歸使者是日往受城亞
之復引前驅騎馬先至滄海同捷與其徒繫頸者服哀不
帶伏軍門之左委命於使執事於是諫大夫遣河南將石
稅部獻閤下稅夜殺同捷於平昌亞之分道馳還以報事
道中不得乘乃乘羸驅馳至貝魏之門守長皆爲難日昃
不得食因中病於廣武之間歷再旬而謫書降卽奔上所
委今閣下罪諫大夫以爲狷急忘體冒危取禍習傳不察
端本附言和唱敢避忌應對哉昔者酈生馮軾下齊城七
十韓信刼而烹之在前代且爾況今持兵連營淹歲經時

既費且敗萬無以自塞之際而使臣幸命詔銜解羈裂網
之恩啟萬死重生之路曝鰓就鼎之枯彼不思於降復何
歸矣今習詩書步規矩而進於是者固未常習武事況親
於戰鬥之間耶必多武臣之言以爲信何者重己之不李
祐避能耳誠邁越之談也或亦有詰亞之曰李祐避壁攻
平原城危且急尙不聞有效且使臣居閒曾不逾月而
云城降者何端亞之應之曰獨不見童子之情乎夫童子
師與終身之益何惡而不附乳母蠕蠕之常恩而扶戀肆
喜何者氣微意迫則毅容之難洽而告訴之言在前也是
則向使之卒披堅甲持銳鋒以相攻差剛決於敵者不瞬
而殞形喪魄矣有如使臣之煦諭明白寧有忘生趨死之

渝乎此解析之事誠不當爲閣下說說亦不能降聽以委書之叮嚀者蓋欲流之於世以俟通方之士次第於所悟耳梗概之錄不文於詞亞之敬再拜

荅馮兄書

降書誨慰滓滯之情稍以揚矣昨日奉策應對之日操意張謀唯恐不遠刻文勵語唯恐不工思欲不肩於俗以爲世之大寵及遭不錄退舍自念夫若是也非窮心於此安能堅然而顧之雖窮心極思而風水之力所排者又安固之於此固之於彼非吾兄韓兵部安能無所惑者知與旣寡攀援將誰近世復以知人爲耻旣知而譽乃爲之私反不若譽姻黨耳以此自悲不能無憤亦欲極老目之力不忘於文以思雪於後代之人耳吾兄豈嘗失味於是耶乃教之空門之說小人狹薄尙爲激然之氣戰燎於胷中故九引達者之波而澆之而熱腹九洩未知其救也果兄教復至是將有可開也自廣之詞紙不能盡亞之再拜

荅學文僧請益書

孺顏上人

上人足下辱書指問將望於僕人謂有解達可爲梯進之級猶畏過意請聽畢說幸甚昔之有善鍛者火五金而別器一日化百狀而智用不極然常薄產自急弟子相率而笑之曰夫子之於業工矣然而市售之富不能當陶之饒何也對曰夫陶者淺勞而薄利與俗相用彼朝市而夕隳失其用復從而市之而無虛日故能饒且吾之業搜其度

而運其爲及其成功與世終始彼所居之人又安能罄其
室而市吾之工哉故常飢亞之悟學爲黃金之鍛且已困
矣上人無乃襲飢於此哉非敢自重誠恐以陷其所從耳
幸熟慮焉亞之再拜

沈下賢文集卷第八

沈下賢文集卷第九

吳興沈亞之 下賢

序

送張從事侍中東征序

去年淮夷誅凡諸侯執兵者皆統在侍中故侍中得坐制
於大梁以長子常侍帥萬人臨事破堅北涇皆先諸侯軍
故宣武論功得爲上令今年齊淄不順命天子復使討園
其境之諸侯咸會兵四塞於是侍中空大梁驅甲馬三萬
騎與攻壓之具金鐵草木飛石騰梯之器載而引者亦三
萬乘擇日出夷門門下之賓參於幕者張生從焉生舉進
士得第因東客於侍中門以協律銀綬而居侍中器之以

爲敏良可親起居必與俱及考鉦有期故謂余敘其所以云

送叔父歸覲序

古之取士得明經爲清選近士卽爲進士亞之叔父獨謂古道可恃乃曰我儒世家也當勤經策義取高第耳業之三貢果得中選理橐言歸亟思以賀爲高堂之壽嗟乎斯古孝廉之職叔父盡之無媿耳及東出都命諸子亞之撰序詩以贊行云

送田令二子歸寧序

昔兩河之流未歸而中書公爲魏將因其師喪故門下將卒咸以戎事歸中書公天子從人之欲而拜之凡類之制

無小大皆俟決於朝朝之命士卒有所不熟聞者往往孽齟一年而化其後四年天子討淮夷使其子布與兵五年命討常山悉師臨淮南宮城七年淮夷滅八年常山貢二郡赦之秋命討齊魯移兵東渡河急攻濟北九年拔之斬其魁以獻其秋入覲盡以昆弟諸子去魏從謁京師者十餘人十年常山帥卒常山人以其狀來告中書公由此得其事前白奏於是拜帥常山自以魏歸不十年天子之兵南威淮夷東清兩河而曰中書公之勤也乃以兄爲尙書畱置洛以其弟執金吾以子肇爲亞尹居岐以將軍右持節回中以孳爲將軍居北軍又以羣爲將軍居列位午爲少將作牟爲殿中丞以支恭玉昆弟姪俱以中書公蒙

寵居官然皆謹恭下士人多以爲當任與儒者比長慶初
少子牟弟早令覲中書公明日出都門來顧余以云轂
下名人文士必以文寵別欲余有撰於是與述終始之迹
以塞其勤

送韓北渚赴江西序

或曰近世有府之侯邀士拜賓不由己之所尚而使羣居
不類故有諛言順容積微之讒以基所毀四隣之地更効
遞笑飛流短長天下聞矣而其侯尚且不寤夫言諛足以
瞽明薄毀足以害忠若是雖欲明其撓直而明莫之遂也
雖樂聞己之所闕而闕莫之聞也彼思勤過畏者一牽於
諛讒卽爾而況己之所尚又使羣居不類乎是以慎行者

之所畏也昔者余嘗得諸吏部昌黎公遊門下十有餘年
北渚公之諸孫也左右杖履奉應對言忠情勞其餘則工
爲魏晉之詩盡造其度今年春進士得第冬則實仕於江
西府且有行日其友追詩以爲別乃相與訊其將處者而
誰欺曰有引農生倥耳夫引農慎行其道不欺者也北渚
之往吾無虞其類之患勉矣惟爾不衰於道而已

送韓靜略序

或者以文爲客語曰古人有言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乃客之所尚也恢漫乎奇態紬紐已思以自織翦違曩者
之成轍豈君子因循之道歟客應曰草木之病煩也使秋
以治之繼孱萌於窮枿之餘搔風披露相望愁泣陽津下

潛雖佳懿之彩猶且抑隱唯恐失類於慘禪菸黃之色耳
安暇自任其所長耶卽春以治之擢氣於其根昇津百體
之上暢之風露而綉英作誇紅奮綺緇縹紺紫錯若裝畫
揚華流香靄蕩乎天地之端各極其至使肆勇曜如是寧
可以一狀拘之人有植木堂下欲其益茂伐他幹以加之
枝上名之樹資過者雖愚猶知其欺也且裁經綴史補之
如疢是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樹者必
壅以美壤以時沃灌其柯萌之鋒由是而銳也夫經史百
家之學於心灌溉而已余以爲構室於室下葺之故材其
上下不能逾其覆拘於所限故也剏之隙空之地訪堅修
之良然後攻之於人何高不可者祭酒導其涯於前而後
流蒙波稍稍自澤靜略於祭酒其宗也遵道十年而功就
頗秀出流類今旣別而延蔓將遊乎江河豈欲益其自廣
哉惟其勉無怠

別前岐山縣令鄒君序

昔者亞之西遊過岐山而令秩始謝余將就給食人曰故
令雖貧然能卑人厚禮何不往舍也時方暑旣見解帶座
令衣弊繒短衣使兒孫姪捧案前賓食食已有客越而請
曰聞令家無女使賤走賓客食必夫人親治之誠厚士勤
矣且賓之來者無賢不肖皆卽混然齋飽是愚爲冒矣而
賢者安所愧乎今願擇之而厚給如何者令曰古者侯生
亦有言人固未易知夫士以食而來我者畱於門無繫帶

之間尚已爲久矣焉能待辨而後進乎亦寧有給之一食而使其甚媿固如是雖賢愚何望哉客慙而退至今三年與令遇未嘗再會食客令窮來京師人無假氣而延於進者嗟乎會予與令各有適故書前事以敘所憤云

別權武序

七年冬作

秦隴之地其氣雄而能產出奇夫良士由是古稱賢士大夫多隴西秦川在隴西數百里而隴峻水夷川之原出其左余吳興人生於汧隴之陽長而西望秦原水土精神之氣昏且異狀予又怪近世奇夫良士不繁出於此往者五年余自東來京師見山中劉定命言天水權武其人可教耳吾嘗語善於武武發言往往次道及出門行事多以言

明日余過言之復其語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必汗流肌慄胸目如卽事旣罷定命又從容爲余言志所未遑者則下淚頓首又曰吾有女弟欲以歸武願言成之事皆未及會余東拜親於江淮冬還都下不幸而定命死其親友赴喪者數十人武臨喪具事終日繼哀無絕予持其手曰秦隴之能產賢由賢之能產德誠未窮矣旣葬武當西去予贈之曰夫孝慈仁誼忠信廉直摠於已曰賢辨是而行之不惑曰明子有之矣慎終行之夫金之於物也鎔而爲器無不能然則將求爲大用必圖於善治者當其未善必更之當其善無墮鎔

敘詩送李膠秀才

沈集九

五

歌詩之所以爲發寤其旨甚遠夫物情暢樂怨抑之感吁而散之大空還會於風雲降于水土包聲於陶埴之器髣髴之變盡搖於樂樂之所感微則占於音章則見於詞微於音者聖人察之章於詞者賢人畏之故勤人之君欲以聞其下忠主之佐使以達其上夫往代之詩樂皆能沿聲諧韻全徵之文以觀之而其代興衰可見也寧近世學者固不變風從律耶何謂其詞不克陳於管絃乎今樂府既闕所奏如有忠言之意眾所仰哉余故友李賀善擇南北朝樂府故詞其所賦亦多怨鬱悽豔之巧誠以蓋古排今使爲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終亦不備聲唱賀名溢天下年二十七官卒奉常由是後學爭踵賀相與綴裁其字句

以媒取價嗚呼貢諷合韻之勤益遠矣膠亦諸王孫頗專七言詞始來長安人以爲思轍賀今一不中第言歸故楚江陵下豈欲以廣其情於煙波願有譏余乃敢悉敘詩歌之大端以爲贄

送杜愔序

初亞之提筆西入關畱舍鮑溶於揚州溶出詩吟至夕過百篇而窈窕之思雜發亞之歎息曰後生亦有繼之哉鮑溶言前在長安常出入冢官杜氏家羣孫皆喜溶是時愔方學何虞詩於其音往往能自振激後可得也及亞之與生昆弟遊其相樂之愛故與溶等而溶言果然十年春生長上知生之志謂生曰巴漢瀟湘之水皆淪流于東合而

爲大江猛注於江陵揚州兩地之間其名山園連橫秀之色屬江而起前文者自馬遷皆經遊之六代爲詩之士而得聲名騰翔矣因命生去遊以廣其思三月生卽路亞之喜鮑之知言又樂生受命之遊故終始以序

送同年任晚歸蜀序

十年新進士及第將去都乃大宴朝賢卿士與來會樂而都中樂工倡優女子皆坐優人前贊舞者奮袖出席於是堂上下匏吹絃簧大奏卽暮旣罷生揖語亞之曰吾家世居蜀嘗以進士得第吾少能嗣其業幸子之文得稱甚光願爲我序還家之榮亞之辭謝不敏曰願無讓曰始生與兄之來舉進士得緇及綴字爲便口之句歷贊其文於公

卿之門由是一歲而名八年成都貢士生名在貢首九年生與其兄試貢京兆京兆籍貢名生名爲亞首生之兄亦在列下十年禮部第士生名在甲乙如是而後歸亞之以爲相如還蜀之榮而生未後也

其樂也送受降城使序

清河張生少以善言語應對聞長又好六符神略常從奇丈夫遊至北邊歷塞受降城以宗人蒙幸於上將軍受降城扼塞得與方鎮列方鎮諸侯時節更置其使通殷勤生以善言語遂得居使者位今年夏生使于夏得其歡而還夫以節度尙書公專聲重義爲天下望者重目故四方使其來者難如此不必言受降城上將軍之善應對不辱於

此而見其不辱也不必言尚書公專聲重義於此而見其
專重也六月壬子尚書公餞使者於陽平樓命幕府賓佐
相與追詩以爲贈不以亞之爲不知言者皆願以亞之言
爲首

敘草書送山人王傳父宗人崇幸欽土部軍受判

夫匠心於浩茫之間爲其爲者必有意氣所感然後能啟
其象也此凡一舉志則爾而況六藝之倫乎余聞之學者
曰昔張旭善草書出見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鼓吹既作
言能使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而旭歸爲之書則非常矣斯
意氣之感歟今山人王傳父學爲旭書居故吳公子光劍
池山傍積十年而功就歷遊天下慕其出已者師之欲增

其功也及至長安舍余家爲余題旌故平廬節士文因感
之聳髮寒肌謂吾友生曰願欲余敘其書意者豈余之文
以感王生之志於鼓噪劍氣之勢乎願不敏誠以孤生之
望也聊題百數十言以塞其志

送洪遜師序

自佛行中國已來國人爲緇衣之學多幾與儒等然其師
弟子之禮傳爲嚴專到于今世則儒道少衰不能與之等
矣於其流亦有派別焉爲之師者量其性之高下而有授
說故有瞑坐而短行毀形而鼓談之道歧於是也十一年
春予東上會稽還造江有緇衣洪遜從余假渡自言能贊
導佛語嘗與其曹羣居講誦恆爲宿輩推信他日復來言

當之關中欲余以敘之夫西都輻集之地居多豪縉得進
於上前者車服之饒擬於卿士而遜得無欲乎在自勉而
已余不知佛故序無以備汝曹之事其行勉贈尅躬先生
士之冠髮就履莫不多善以自襲必泉好惡於其裏好惡
形則利害陳而其明一俟所燭習識之惟與生相老矣而
幼善亦違也惟尅躬慎惑爲能多卽之故曰尅躬敬事則
道容已尅人則偷尅躬而擇行不諛者處濁則清居族則
睦結友則義字俗則化折獄則不濫夫玄黃之滋不能混
玉之素尅躬之志幹以潔故處濁而能清愉吝之私不能
玩於禮尅躬之氣和而莊故居族而終睦稼穡之報不終

負於勤尅躬之行誠輸而勞先故結友而能義河谷之湍
不能返流而倒注尅躬之令重本而道常故字俗而能化
蒙鑒之垢不固點於磨尅躬之辨窮思極明故折獄而不
濫若是者非勤道孜孜則多易違也或問於力行之先生
曰善可遷而過可無悔乎對曰吾何敢誣尅躬自塞而已
先生姓崔氏字夏封生于唐臣于五代居官則尅慮以事
事假牧于巴梁其民生祀之處則克力以食居于河濟之
沂其友交給而助之旣跡旣明賢者稱之矣他日生往邠
候之命余贈而勉之曰舩艗之舟腹萬斛而不盈浮波而
馳終歲而不息載之者獲於馳耳及厭風水之適安於所
畱曷與一敖之庾等雖坎坎循環之輪猶耻其止也顧潔

千里之閒壁衡扼要之戍百有餘城若此足以流威而謹塞乎且戎之力不能加古昔之患而邊防與地之兵方秦之多倍百矣猶以不足於用卽東取卒於淮南吳越東南取長沙至于衡山臨江更歲以易卒彼其土之人逾寒不續而投之積冰之地役其所不習用其所不能非獨饋輓之不勝於費也及聞墮指裂膚之事父母妻子聚而興哀今欲疏罷徵之請則邊臣有失助之告如存乎舊規則贅疣而無用得失之端幸稱其當

第二問

問時皆曰縣令之官爲能以化親於人矣訊其變化寵最之法曰歲益氓幾室賦隨而息之是令之誨人曰勞氓其來我者遂其所而保之吾能使吏不侵決不渝一歲曰僑人籍而不賦再歲曰僑人賦而不役誠著而不衰四隣之人逋而來者屬袖於道歲告籍於其郡達于連帥卽遷之逋人之邑亦且虛籍以自蔽累賦於所存四隣之邑更教誨以召之賦累而不能反者更往而逋之四土之人還遊不絕輕去其鄉閭猶脫垢耳雖恩書出降爲之濯照然猶虛籍爲租日增而不止豈褒尤寵勗之謬哉不然其咎安在眾君子皆含智負能惟其不恡嘉謀竝聞通理

第三問

問夫才之居人也自中正降短長之不相侔甚矣今士非列於朝請者必仰於吏部故歲調試十餘人卽假疑於事

使對書決之亦有冒買其書者莫有所禁其取舍之程考於字句耳夫櫛囊輓輻之具也細不掩短狹不模撓隨用有轆於今士一規而選授於殊執豈果盡其性哉欲去書判之選則有司者無以爲准約未知何以而得其中矣惟陳必中之言以程斟酌之度

省試策三道

問教化賞罰政之大端固並行而不相悖在交修而底於道漢文以恭默致理式合古風鄭產以刑鼎興譏是稱叔代昭然薄厚豈俟敷陳然則馭時自有宜急禮云不從其所行斯不亦教化之功乎又云使人有所愧耻斯不亦賞罰之益乎若曰澄其源而清其流端其本而止其末陶然

而臻富壽薰然而化暴戾體則盛矣如寬舒何是黜陟幽明爲瞰察也其或舉一善而眾皆歡懲一惡而眾皆懼進猶加膝辱過撻市効則有矣如削刻何是道德齊禮爲虛說也今聖上思理股肱宣力有司登選茂異周觀材器酌時而行必有所先原始要終行能精辨幸陳其要無或蔓

詞

對賞罰所以禁弊也不可使其弊也夫太寬則上逸而下偷太急則上勞而下怨下偷則怠慢生下怨則暴亂作故殷周之王因其弊而更張之因人利而改作之是以不相襲制而秦驕霸嗜利吞天下以入咸陽鞭百國之貨以富宮室當是時秦法行於四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漢興悉

蕩其煩苛與天下更始樹可守之法使賞必能刑必罪至
于文帝漢天下已四十年矣文帝躬節儉務簡易因其時
而若子產者當微諸侯爭霸禮讓流喪盜賊羣起鑄鼎著
刑以救時耳今可法之理於近莫如太宗龍興革亂隋之
殘政修法度立中庸圖堯舜爲鏡於前用以爲明白之理
使房杜爲之相以輔不及當時之風一化天下流乎開元
井闔之人反樸若先古然夫既理之代理之在中而已矣
猛則救以仁寬則輔以毅孔子亦曰從容中道聖人也亞
之則不肖然讀其書見三代之作如此秦漢亦如此太宗
中庸之理又如此且貞觀之來非遠而鄉中之老往往猶
有詠其事者伏惟明徵之可從容言於上前

第二問

問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博通具舉唯君子能之是知超乘
穿札非謂武也搜章摘句非謂文也苟不通乎源流而徒
習乎藝事工則工矣是謂末節者終軍班超奮於文儒有
請纓投筆之志壯圖急病何代無之乃有淮右小醜久稽
天憲聖上深覆幬之念極綏懷之仁網開三面武引七德
而鼠盜蜂結趨起未賓忠臣義士有以憤激令明詔既下
王師鼓行視彼兇殘坐見殲盪誠太山洪河壓卵注瑩不
足以踰然眾君子備詳前志多綜流略必有善師善戰之
術七縱七擒之方一爲指陳悉徵備要將求其可上達宸
聰而或出乎奇秘亦當明密以聞

對亞之提筆之士也區區討論之闕迷失聖意究未能得
安足與論功伐之事歟雖然前歲亞之覽古於濠梁從容
觀魚之地而濠人有君知蔡兵舉止者嘗謂亞之曰自吳
少誠叛已來王師曾會德宗尊仁宥罪詔天下悉罷襲蔡
之人雖蒙恩旨然日夜益訓甲卒堅城深壑芻食盈廩積
至今十五年餘未嘗一日忘戰非有他居反側之閒唯恐
爲所襲耳而四境之郡備禦已罷雖數更其守未嘗聞一
守畱心下人牧愛百姓皆能名虛軍畜肥私狗馬田園陂
池之利用以自入務行金縉卜射辛臣祈遷乎善地而蔡
益知其境之虛果因喪而橫前日壽州失利其固然也今
又欲兵徵四方使來會用於小醜蔡卽北取趙魏燕齊西

取寧隴邠岐西南巴漢南取甌閩東取吳越皆是提遠趣
而萍合相容於其山川險易曾不影響又未聞其將軍稱
者使其士卒一有父母妻子之念是寧能死志一方安所
爲耶且勞給非所爲也爭鋒則失利坐守則厚費今議者
或以爲不足於練皆非也而屯集師旅亦非也今必欲不
計時而誅之獨有使才人爲近境之郡至則籍其郡人父
母昆弟五十以下十五以上除習兵務農無得自用者如
是不日而兵足用賊可滅矣其餘未可利也如其擒縱之
法出於一時者不可先以悉數謹對

第三問

問贍軍國給公上出於物力其賦稅之謂耶煩則攘罷黎

省則乏經用縉紳多士之論及此也莫不曰擾農困商敦
本抑末知倚市者爲弊樹稼者誠勞必在乎慎擇臨長之
官加重耕織之出令牧宰非不選也而富庶未至眾貨非
不制也而粟帛猶輕用何方可以致龔黃蒲密之理以惠
康吾人用何術可以均衣食縉錢之饒以利澤南畝斯上
心所注亟以延問觀光之士期爲指明

對百姓之貢輸賦患不在重而在於勞逸不均也今自謀
叛以來農勞而兵逸其租賦所出之名不一猾吏撓之後
期而輸者則鞭出血苦聲仍終不得蒙不忍欺故豪農得
以蠹奸賈倍之而美地農產盡歸豪奸益其地盜其
利而賦歲以薄失其產者吏驚其不奉而賦歲以重是

以割姻愛弃墳井亡之他郡而不顧亡者之賦又均焉故
農夫蠶婦蓬從鹿走於天下而道死者多矣由是商益豪
而農益敗錢益貴而粟益輕矣今返之之法必刺史長吏
耳擇其良者使久留於任一年政成者一階之官一歲一
加之三年而政成者歲加之異政累聞者五年而后遷之
連率不如法者削其本不得齒則庶幾其化矣謹對

西邊患對

元和十有二年夏六月亞之西出咸陽行岐隴之間採其
風得西土亡降故老謂余言邊之所以爲患可痛之狀辭
未條悉或短曰微叟以西戎蠕蠕之旅而爲邊出苦言使
聞北塞匈奴雜虜之風叟曾不哭也蓋天子之憂甚勤與

帥長分節符給所用以事邊何因對曰不然言今所以爲
患者非一因此而邊兵不得習伎險不得爲固百姓不可
爲生如此吏尙輕易之然則北虜匈奴雖以逸馬強弓乘
嚴寒時南馳其來衆不過數千其所掠民財貨一人所舉
而已由驚隼不能止屯兵雷塞且北過千里而屬烽望其
興塵知奔蹄之幾受降城故事云虜南下則知眾寡視其狀則烽燧
次發然後收民畜嚴壁而待之且每歲八月戍有清野之
火使其馬無所食彼縱至不暇解鞍而旋矣而西戎則不
然其眾蟻聚多包山川沮陸之利其兵材雖一不能當唐
人然其策甚遠力戰不患死所守必險所取必地而唐人
軍中以爲材不能皆易之故自安西以東河蘭伊甘及西

涼至于會靈天水萬三千里凡六鎮十五軍皆爲西戎有
由易而見亡也聞其始下涼城時圍兵厚百里伺其城旣
窘乃令能通唐言者告曰吾所欲城耳城中人無少長卽
能東吾亦謹兵無令有傷去者城中爭號曰能解圍卽東
其後取他城盡如涼城之事由此人人皆固生無堅城意
自羅其策以來爲語相傳尙近柰何客獨不聞其說乎岐
隴所以可固者以隴山爲阻也昔其北林僻木繁故戎不
得爲便道今盡於斬伐矣而蹈者無所不達且又虛兵之
號與實十五又有非戰鬪而役入山林伐麋鹿熊麕麝豪
豕是徭者居十之三窮岳險障剝繁取材斤聲合叫不息
於寒暑是徭者居十之四發蓄粟金繒文松大梓奇藥言

禽薰臭之具輓轅於陸浮棧於渭抵咸陽入長安部署相
屬是徭者居十之二其餘兵當守烽擊柝晝夜捕候者則
皆困於飢寒衣食或經時不賑顧其心怨望幸非常尙能
當戎耶是皆賴主上聖神彼戎畏其化而不敢東刃今岐
隴之士甚饒農食不充秕稗衣結縷無布帛其租稅納粟
官一而耗倍細吏憑法而要賂賂厚者雖逋亦寬之粟雖
後至必亟與符賂薄者或稽一日卽白吏笞之粟當輸則
曰次當某人又當某人故有累日而不得倍數矣其他征
徭放此農盡所穫不能出其費尙無不忍吏是民由蓬息
而處又何聊生今所患眾多其略可痛如此長吏終不省
尙輕易之噫柰何爲不困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二道

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爲端拱司契陶眊心以居
簡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
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篋乎其莫可
及三代令主質文迭救百爲滋熾風流寢微自漢而降足
徵蓋寡朕顧昧理道祇荷丕構奉若模訓不敢荒寧任賢
惕慮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
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
化氣或堙阨災旱竟歲播殖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
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
猾時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多墮業列

郡在乎頒條而于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
格俗墮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
難辨御下以法則耻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
之眾煩于令而鮮于理思欲究此謬戾致之治平茲心浩
然若涉泉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佇啟宿懵冀臻時雍
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庭待問副朕虛懷必當
箴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所紊稽庶富之所急何施
斯革于前弊何澤斯惠于下土何修而古理可近何道而
和氣可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
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
克平何務維此龜鏡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對曰臣聞古者君天下之心也上降下應還若影響夫以
身而養人者下以父尊之雖衰而無怨此神農之俗也以
道而覆人者下則欣戴之雖衰莫得離其下此皇帝帝堯
之俗也以義而教人者下以神敬之雖衰而無慢此舜禹
之俗也以刑戮而驅人者下以刑戮而畏之不俟衰而刑
戮復矣此桀紂之俗也今陛下廓神睿之宇臨天下將三
歲矣索舉賢良待問之士聚而俯告悉徵所達以輔于明
臣幸得見墀級之嚴陳百王由戶之道臣之所奏善戶有
三神農唐虞之化是敗戶有一桀之亂是彼三善之戶其
門甚闢皆可循轍而進唯在陛下命車而已矣制策曰厥
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爲端拱司契陶毗心以居簡

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此聖德之所臻夔乎其莫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爲滋熾風流寢微自漢而降足徵者寡問以古先玄默無爲之化及三代質文迭救之法易難相殊者臣請指類而奏之夫數之始生起於其一而歷乎多數在盈十之間雖童子且能屈指而數也及延乎億兆塞乎天地雖明大之人猶難舉籍而造其極夫饗者始生魄於嬰而蠢於蒙蒙嬰之時不俟更乳而飫矣及形具氣周設肥牛之肩加百品之佐不足以塞其饜是則太古之人眾庶之俗其由數之奇寡饗之蒙蒙乎無越無踰蠕然濡之無營無慮塊守俟煦爲之君者易其化五帝

主之何異以賁育之材舉一毫而趨也三代以降眾庶之情譎變之俗其由數之億兆饗之周壯也君子者廣法制以御之飾禮義以導之明刑賞以齊之然猶不能使下表夸無益也臣聞聖人高明而道中庸者法常制定使人無加踰於飾度猶恐其久而爲弊卽以日新之言以勸誨使不爲常也如其臨理有常制豪猾何至踰檢乎講習師受有常學儒者何至廢墮乎黜陟幽明有常令列郡何敢干禁乎車服室屋有常度工者何至姪巧乎易問先迷失道之常也然照育之神不測者以其旣弊於夕而能更興於晨使其光日日新也伏惟陛下觀日新之道以張化源復何有俗隳風靡積訛成蠹之患乎制策曰其擇官濟理也

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耻格不形其阜財發
號也生之寡而食之眾無已臣恐鑠於所制也伏願修日
新之德察善政之臣行克己之令以拯其弊然後可以垂
衣而化也制策曰故詔有司博延羣彥佇啟也陛下如能
用其道可以澤惠下土也如使古理可近者其在明禮樂
仁讓也若使和氣克充者其本在和人心之抑愠在理之
雅正也其理怫者眾氣雜其理明者眾以洽夫眾庶之情
和平愠抑之氣吁而散之大空還會于風雲合于水土包
聲於陶植之器每歲而附陰而伏乘陽而昇眾庶之氣雜
于陰陽陶於變化者其由麩葉乎愠氣居于中則戾戾則
悲悲則水潦敗抑氣居于中則悻悻則亢亢則螟蛾生平

氣居于中則泰泰則有餘有餘則交讓於變化涵而爲休
寶流而爲精神洋衍乎祥光沛濺乎嘉澤臣固曰充和氣
者在調人心也制策曰若至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
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
務維此龜鏡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夫廩畜之所
賢者在乎賤入而貴出使人無所困飢於凶灾傷勞於豐
賤也夷吾之權微不可也從古已來西事戎者或辱於盟
而困於嫁非有他由擾其鋒而侮其醜也及爲所窘搏則
啣物以其兵矣戎夷之生無以異也故聖王備而不擒也
嚴尤之言亦可徵也自長慶寶歷已來金紫銀朱之佩盈
于朝逸于郡國有紀何者今日布令明日而隳使人無所

守是以紀綱不振也且教令所以設備爲防也紀綱所以制物樞用也是皆虞患難拯困也人有赤子沈於水火者爲之父母必將奔往而拯之必免於苦及無爲救者則必坐悲而泣望也爲救之具必在長繩之鉤修竿之挾乎有備而防者父母之人也無具徒手者雖悲不信也今陛下之赤子亦以困於是矣陛下亦將拯而免其苦乎今法制委弛維綱不樞則是修竿長繩之鉤挾不爲也陛下居于九重臨于兆庶得無有坐悲泣望之恨乎臣竊爲陛下懼不仁之尤於後代也伏願陛下擇忠言以廣其明察智謨以周於用一刑賞以信於令薄賦斂以息其勞慎禁奪以省其犯審獄訟以愛其生如此水火之陷不牽於瞽瞍之

俗美濟之防克列於無患之朝矣若是又以爲不理不康不惠不仁非臣所知也謹附聖條陳寫大畧冒黷之罪臣何敢逃謹對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皇帝若曰蓋聞舜禹之有天下也起於側微積德累勤多歷年所未經盛德之慮豈有遺哉然有好問察言勤求賢士蓋以承祧之任重愛人之志深況朕長於深宮涉道日淺奉列聖之鴻緒撫萬宇之矜人夙夜嚴恭不敢有懈實懼燭理未究省躬未明所以詳求讜言以補不逮子大夫是宜發所蘊蓄沃予虛懷當極意正詞勿有所隱昔王者之政必臻於康大霸國所立猶致於富強我國家提封溢

於三代酌憲兼于百王無堯湯之災積祖宗之理而人未
蕃庶俗尚彫訛家無蓋藏公闕儲峙卒乘之數貨幣之資
統而校之莫繼前代豈率土生殖變於古歟將阜時政令
戾于今歟固已揣摩必窮利病明徵末失之漸具陳興盛
之謨且文武兼學以成身士農迭居以豐業故家給足以
戀本才周足以應時近古各循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從事
異心難於成課民佚無守輕爲惰遊指明共貫之方斯合
二途之利永言化理期酌厥中施爲或差得失斯遠將修
睦勸善則在下難知將任數馭情則人心益僞思聞指要
得合誠明精別比周之情敷詳忠厚之道知人則哲從古
攸慎九徵恐泥五事難精或望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
不取子大夫其勉之

皆詣理而行或乖方宜陳取舍之端用彰真僞之辨至于
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
對臣伏念目之包明在昏夕之時則與盲者等及屬日蒙
光乃能寤玄黃披萬類傑智之才其處濁俗之中則爲愚
者混非遭聖偶時安能樞陰陽育萬物其理一也盲者雖
蒙光莫能視愚者雖蒙聖莫能賢其理一也故舜禹翔其
光於上益稷之徒周其視於下其中懸白日而省離婁也
三代以降君之光微臣之智狹見其手而迷其足覩其前
而昧其後其由舉燭螢而臨庶目也今陛下神光洞天鑒
被幽塞猶懼理之未至故親省羣言而臣瞽愚非能逾於

智傑應陛下之清問臣以相與貢臣以賢良應詔微臣所
冒非任當伏竄棄之尤不足以塞罪乃輒伏進所敢言伏
讀睿問周視聖旨見陛下思天災之病也臣愚以爲皆由
尚書六曹之本壞而致乎然也今請統而條指之睿問有
念人俗之凋訛及於卒乘之數貨幣之資臣請以今之戶
部兵部之壞舉之睿問有思才周於文武本固在於士農
臣請以禮部工部之壞舉之睿問有以辨行之真僞臣請
以吏部之濫舉之睿問有朝廷之闕臣請以刑部之失舉
之睿問有四方之弊臣請以山東隴右之急奏之伏願陛
下詳臣之言察臣之志無以臣微而忽其奏也臣聞周設
六官以統百辟立國八百年其由綱之不絕於所制故也

太宗龍興革魏晉之殘政修法度立中庸設尚書六曹以
序班文武以條系天下號令旣布而萬方區矣愛其人若
愛己之德保其黎庶若保幼子恐其有墜也故明四目以
先其視指教其未見也達四聰以先其聽開喻其未聞也
尊賢之言而爲視聽視聽先張則黎庶不陷於災害而康
泰矣後代雖有盜臣奸夫而終不患其亡由綱之不絕於
所制也夫尚書六曹之設由人之有六腑也耳鼻口目之
樞系于手足之用關于肘膝其氣根血脉皆統于六腑符
而命之然後能動用失其用者非邪則眩夫人莫尊於首
故足司其履指司其執百體之司各勤其用則首安其尊
而不勞首之處身猶君之居上也百辟以位則君安其尊

而不勞明矣今尙書六曹外雖備其官而中實繆今之俗彫訛者其由戶部之綱不理也昔戶部其在開元最爲治平當時西有甘涼六府之饒東有兩河之賦仰給之卒不過四五帥其餘利殖所入盡於齊人四十年閒富庶滂洋之若是及一日上待昇平之功相肆威驕之狠直言得死諛色或進轉掌之間清蹕巡于巴蜀矣今西涼爲虜西河爲兵盡開元天下之兵不過當今數郡之卒勝衣之農而百徭出矣鞭役重繁不勝於籍榷之不顧其害刑之不問其深吞危眾多欲無彫訛不得也兵部之選武士益謬矣武夫試射百矢爲重騎射次之騎戈亦次之此武夫賤者之宜業也而眞者百無一焉其餘盡買豪奸之革役者以

待冒入奮戈戲馬者亦得中名則估肆富人之子弟彼安能致武之所用顧欲占藉自恃以追徭於鄉閭耳而欲卒乘貨幣之充強臣未見也今兩河之間至於幽薊連屬西邊北邊而仰給之卒多於其土之齊人十九在兵部者所操曾不能制一校尉而況紐其綱乎古者兵農一體也三時務農一時習兵故春耕而夏植秋藏而冬講武誠願使兵部之網維根於古道之要兵部之令加於將帥之臣則本久益大矣何卒貨不充於古哉今禮部之得進士最爲清選而以綺言聲律之賦詩而擇之及乎爲仕也則責之不通天下之大經無王公之重器今取之至微而望之甚大其猶擊陋缶而望曲齊於韶濩今仕進之心益壞矣必

以陰詐爲樸博明爲強願以武爲汙矣而況兼學乎陛下
何不令禮部之臣督其所業雜考其所能則人可化矣夫
惟博大之士爲能兼營耳夫持綱舉維非博大之士不能
也夫求博大之士非竭誠不能也故殷宗之竭誠于神
感于夢而得傳說周文之竭誠于氣氣感于兆而得太公
陛下如能以殷周之誠而求之何患用才之不至矣今工
部之綱之不舉其由百工之不條理焉且務於捷濫則能
速壞惑於邪巧則多改作速壞相仍改作無已欲使財費
之不窮土力之不竭臣未見也夫堯之功與天比覆居于
土階之上蔭于茅茨之下土簋而具禹親勤水而卑宮室
是二君者非不能極巧侈之端故處陋而無厭蓋天下之

人自然而儉易從也而周官百工之職載於六職之書詳
矣其後昏君亂主未有不極遊觀之娛窮巧侈之樂恣羅
紈之靡雖有生植之眾不足充虞人之裁雖盡隴畝之農
不足塞百工之役雖竭蠶婦之勞不足給綺綵之貢秦隋
之末君不如此不足以墮宗社今仕家不著籍於鄉閭亦
已久矣則農夫唯恐他業之不容於趨也安肯顧隴畝而
戀其本哉伏願陛下仰堯之聖敬畏秦隋之敗奢念漢文
之節儉凡在百工之用關於將作內作技同者必使統於
工部以觀制作之度使勞費之怨不起於人則堯聖禹明
周規漢儉爲陛下擇耳何止仕農之固業哉今吏部之補
吏歲調官千餘其試以偶文儷語之書程以二百字爲准

考之能否以定取舍直使其人真能然尚何以補況十九
皆僞人乎以是而求其實不可得也且昆吾之利莫耶之
才雖巧用不能雕咫尺之木鷲鳥之羅雖善掩者不能拘
蚊蚋如使恢宏博大之士裁心鏤舌以爲此辭而道安可
見乎陛下何不命羣官立於朝者歲各貢所知各以其所
長試之各以其器任之不勝於任者罪罔上闕其貢者罪
蔽賢而洽聞者爵逾次禮部以時舉籍刑部督其不察如
此則人人爭好賢人人務克己何患乎真僞之不可辯哉
今朝廷之闕眾多其最者刑部刑部之綱不舉其由賞罰
之不信勅令迭降而相違故有行之於今日而廢之于明
日罪之於此而赦之於彼是謂慢易詐欺之藪耳欲無枉

撓不可得也誠願斥其煩苛去其相逾則人人易守難犯
然後命儒賢充掌之不明於此者不得刑部之官無令猾
賊之徒輕身重貨竊法以自弄如此則清矣賞信刑果則
遠罪修己之風序今非止於闕蓋將病且痼矣夫病者其
在支膚則易也六腑已繆氣非所經而其體痼不亦危乎
臣聞良醫之理痼也陳以奇方進以猛餌外以針火導其
血絡藥病相攻戰于其中及痼解病瘳六腑亦憊於是竭
良藥以才調德膳以味從而補之然後六腑平百體正內
強而外和矣夫近代之愚醫不然也使病勝而形羸不危
其身者稀矣三公六曹國之六腑也果刑信賞國之筋絡
也九州百郡國之百體也四夷八蠻國之外膚也驕荒淫

異國之痼病也嘉謀長算國之奇方也強將勁兵國之針
火也禮樂法度國之德膳良藥也夫百骸具於外六腑列
於內相假而成生相致而動息本爲一身也及一腑失理
容而不攻其久日大攻而不除其久爲痼除而不補其久
復發爲瘵難矣臣以爲天寶貽痼始於一支久而容之浸
及百體幾危其形玄宗肅宗除而不終痼及興元德宗之
時又無良臣可進內強之術而攻不就先皇攻於除而不
攻於補今乃復發乎幽居冀國之左右又有西戎之厲居
於右掌之膚涉腕逾肘今已及肩何以知其自掌而及肩
也以安西至于涇隴一萬三千里其閒巖關重阻皆爲戎
有由此知其及肩也則王畿界戎無五百里此肩之去喉

能遠乎柰何容而不除也此皆發于中朝之闕而流其病
也若四方之敝莫若山東隴右之急莫若武備之不至又
請詳舉之夫聖人之母萬物必體天地之功故以陽爲文
教極其光明也以陰爲武備盡其肅厲也夫陰盈則韜而
陰藩之陰盈則復而陽濟之故能相理而不亂五月陽盈
使一陰居其閒明正陰之有位而盜陰不生故聖人因之
修武備至于十一月陰盈包將來之陽可大可久矣故外
作雪霜以厲之恐僭陽之通也內密燠而養之使其爲文
爲光也故聖人因之以求賢以爲輔電凍雪霜禁其煩蕪
陰用也故聖人因之以正刑雷風爲前驅蕩其所不通温
光從而舒之陽德也故聖人因之以文宥是以聖人之德

文雖光而武備不去前年淮夷擒齊魯滅常山死幽燕歸
臣未見制馭有方法也而議者且以爲兵可戢也遂用羸
將守常山滯儒臨薊北不旋踵而賊氣復振矣伏願陛下
慎動誠盈無傷陰之大候且行化在使人舉兵在立勢夫
百斛之車百蹄之牛不能搖其轂如措之峻坂之上援之
力者不盡數牛及轟然而遷則牛足之運不給輪奔矣此
立勢之樞也今幽冀之兵其由病者之再病也乘虛而強
履獨有立勢而誅之立勢之急在於聚威於深棗實力於
滄定然後以趙魏臨常山環兵而攻之則冀馬之蹤不望
合於燕蹄矣以太原之師入薊丘則易水之東左臂不能
傍運矣此拘燕囚冀之方也如其擒縱之法出於一時者

則名將而用耳如其威不聚於急力不實於危雖有名將
不能爲也陛下見西制戎北制虜壁壘之勢盤連交錯兵
甲之多賞勞之厚以爲戎虜之畏此而不敢犯塞今以刑
賞之不信也而戎臣以自入士卒虛名占籍者十五不啻
日夜飛金璧走銀繒市言唯恐田園陂池之不廣也簪珥
羽鈿之不侈也洞房綺闥之不邃也不如此不足以積怨
勞卒及寇來則必固壁閉兵無敢出擊者如一日戎戈東
刃陛下將安倚乎今北虜猾夏猶已事嫁矣而西戎之虛
盟安足信之不可無虞也夫人性有勇怯地形有險易勇
怯可以習制制之以刑則亡怯樂之以利則亡怯借之以
勢則亡怯假如陟險利強弩以持重者據之平陸利騎戈

以捷手健蹄者兼之此得勢而亡怯也今士卒之獲戎者
得其馬牛羊雜畜及衣裝寶賂皆與之無令有奮奪此顧
利而亡怯也蒙兵失律者誅此畏刑而亡怯也如此而用
勇倍百矣臣嘗仕于邊又嘗與戎降人言自瀚海已東神
鳥燉煌張掖酒泉東至于金城會寧東南至於上邽清水
凡五十郡六鎮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爲戎奴婢田牧種
作或叢居城落之間或散處野澤之中及霜露旣降以爲
歲時必東望啼噓其感故國之恩如此陛下能不念之臣
之意西戎今冬當逾河拒北虜明年必大入靈武寇西城
先擊監宥能因此時詔寧隴邠涇及南梁皆會兵計事獨
得以老弱畱謹城其他少壯及騎士皆持裝佩糗令邠寧

涇原軍皆出平涼道彈箏邠寧軍北固崆峒守蕭關涇原
軍西遮木峽關鳳翔軍逾隴出上邽因臨洮取鳳林南
關南梁軍道鳳逾黃花因狄道會隴西得其利則擊因其
牛羊足以供具各以輕騎入河蘭撫喻其遺人飛聲流勢
延而益西則故地盡可得也如此則王畿之內安有驚烽
之虞哉臣固曰四方之弊莫若山東隴右今策臣之目曰
直言極諫則言無所不宜宜不懼於罪也若諫無不極者
今百不盡臣之一二焉何者荅問之所及或未利於國臣
雖欲漏之而不解則必欲言之臣不寤也睿問之所不及
者當臣之言實有利於國臣雖欲奏之臣懼罪言於非宜
也而況短晷之晨奔光馳曜之下筆之條奏拘於文陳乎

臣所以憤懣之誠百不及於一二也豈無異日而顧問哉
伏惟陛下察焉謹對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終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一

吳興沈亞之下賢

碑文

臨涇城碑

臨涇之築跡於郝泚貞元年泚爲涇將德於軍軍中皆推

其公嘗從數百騎出捕野還白於帥曰臨涇地扼洛口

川在涇州西北盡於臨涇其川絕饒利息蕃其西大野走戎道曠數百

里其土乃流沙無能出水草當涉者盡疲卽屯臨涇爲休

養便地顧以城控之可艱其來泚出其傍一人謂帥曰誠

以泚言有是也雖然公自念之公所以殊恩大幸子姪昆

弟俱得不業而官者蓋以邊防未有可制上心日夜懸於

此故厚公之事無所以難今用泚言則邊已固公安倚耶
雖戎不得越所趨而捕者復何以稱獲使上聞之亦且輕
所憂矣遂不從泚計及帥死其校段祐代爲帥歲餘泚又
白曰昔天寶時天下有兵爲防者獨西戎矣而邊至王畿
尚萬有餘里烽燧之驚東不過墩煌張掖之間又有嚴關
重阻盤錯之固綿屬於其中迺者燕人反安祿山其邊兵
強壯悉會難咸陽東而西陲復爲所攻盡亡美地今王畿
之傍列爲邊郡飛烽傳候昏曉之際必奏于帝垣況未有
可固今每秋我入塞寇涇驅其井闔父子與牛馬雜畜焚
積聚殘廬室邊人耗盡而又以一方便宜委決於將軍何
以自塞夫臨涇之築于涇甚便前年泚白於故將軍不聽

今日幸願將軍省計遂築城於臨涇以泚部鎮之自是戎
無敢犯涇者元和初祐入覲因畱宿衛後爲帥者惡泚能
強誣以年朽不任兵罷之八年余西道塞歷岐隴而邊人
無老幼盡能道郝泚之功故余悉著所論勒其事於臨涇
城

墓誌

靈光寺僧靈祐塔銘

十一年夏作

釋家之法以弟子嗣師由子其事死送葬禮如父母由是
籍書贊記之常名而不姓今通氏言釋者必祖自佛派分
諸系于七祖各承其師之傳以爲重望而律師光範者始
爲童子時事師曰靈祐且滿歲師與其曹爲狀喻之語而

律師侍側輒達其至既學五年而通經記年及冠遂去髮被褐言語應引其老緇不能對矣大歷中詔度始成僧儀初居吳之嘉興空王寺其後緇衣男女相與誦其能於是俱使授學更居靈光寺遂與其徒講贊微言百流會歸之說自吳南北郡邑緇衣咸果受人人自得若濡露然又著會釋章句十五卷貞元十六年十月某日滅于其寺之居僧年四十五壽年七十四遺言令其子弟曰當殯我寺之居西園中其後四年門弟子相與成塔於其所元和中余遊吳弟子明辯來求銘焉律師字楷其家本吳中其鄉里吳之崑山縣曾祖師利開府儀同三司食邑三百戶祖元亮於潛令父君卿彭澤丞母河東裴氏其子與明辯之列

凡六人皆童子受學是哀事之儀由子也作銘其詞曰
唯寂之門嗚呼已矣匪媾匪育孰後爾已能傳其心卽繼
乃嗣以圖我銘以紀萬祀

涇原節度李常侍墓誌

府君諱彙太尉武穆公光弼之少子也爲人儉毅意氣
祖楷落白匈奴提其屬來入始爲唐臣累遷至將軍贈司
徒武穆旣壯當天寶末以平燕寇有功故公於提襁之間
得賜校書郎武穆薨公少無所倚薛兼訓憐之奏試殿中
丞後從朔方軍事汾陽王於邠又從東平軍事李正己於
淄青正己悖公說之以善語雖不從然得重賜與馳歸卽
從宣武軍司徒勉公使於京而賊希烈攻勉城拔公不得

赴乃從淮汝軍事哥舒曜於東都興元中行營爲先軍得
試將作少監兼侍御史後從義成軍再事賈耽於滑得兼
御史中丞貞元七年改安州刺史九年入爲左神策左將
加都將元和初加御史大夫二年出鎮同官四年加右散
騎常侍遷宿州刺史九年入爲右羽林將軍十年春加左
散騎常侍拜節帥涇原旣至聞士卒前以食不賑而鬻子
者皆與贖歸之夏六月公疾發視政不能勤七月十二日
薨行年五十九贈工部尙書發御府粟帛命官卽其家弔
勞生子男三人女七人長女適焦氏娶竇氏夫人生嗣子
罕夫人卒娶潭氏潭氏亦早卒公將葬使卜兆兆言合葬
不宜罕從卜竟附先將軍太尉之墓于華原其原乃用亞

之爲誌以銘其所詞曰

惟漢都尉肇自其源居彼北方繼世不還乃公之祖始爲
唐臣武穆嗣毅卽我家勳帝念不忘公亦爲藩乃葬王畿
北指華原嗚呼哀哉惟功與魂千古不泯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宮苑閑
廐使附馬都尉郭公墓誌

府君諱某其先關西鄭人也大父汾陽王始以戎勳著績
爲朔方軍副使天寶末玄宗南巡巴蜀肅宗勞兵于靈武
乃率其義虜順夷合兵逐叛得爲朔方軍節度旣而二駕
還都拜爲中書令統兵於外代宗初犬戎飲馬昆明至于
御溝天子在陝又以擊逐之功益拜尙書令封汾陽王尊

稱尚父乃詔子曖尚昇平公主都尉主客皆賢故長安中
名人文士自李端司空曙之徒咸遊其門賦詩席酒更日
而主生子男三人女二人長令爲皇太后府君卽其少子
初憲宗居邸時親臨主家納迎如禮及今上卽位皇太后
昆弟皆寵錫尊官而府君最少益蒙隆念自邠州刺史入
爲殿中監尚西河公主歲餘改宮苑閑廢使府君寬柔和
易不守剛決長慶二年七月五日暴疾卒于主家享年三
十七太后聞之驚悼悲哀使者自中宮出按問發疾之狀
月餘乃解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葬于京兆某原之上初
西河主前降吳興沈氏生子男一人及郭氏之喪無後而
以沈氏之嗣爲之主辦卜葬有期主喪者使其家吏牽馬

操幣至于櫟陽卽尉家曰尉之文記事有聞矣願得爲之
銘以誌其壙於是與敘勳典之事表于墟中云詞曰
河族崑崙命源惟長跋于神華其來泱泱影響邁會披華
吐章靈煙氣交鼓而興祥陶以精神涵爲濃光保我國步
乃生汾陽在戶作扃橫天爲梁息灾破難以藥疾瘡帝子
入室固知維綱孫爲國母沙麓以昌少爲姻臣謙寬汪汪
祿而不壽哀彼中霜惟其流慶與唐無疆

故太平令李寰墓誌

長慶元年故太平令李寰之喪其妻沈氏挈其稚嗣哭丐
於姻黨之門以事其殯事將具命其族亞之爲銘以誌其
壙府君唐之裔也其先奉高祖入關定隋封定州刺史曾

祖承昕爲鴻臚丞丞生少連爲潑水令令生牟爲梁縣尉尉生府君世以宗廕調官卒無達顯貞元中沈氏始以外戚隆貴而胄爲列卿掌太府乃以子女歸之府君府君貧負其屈而家仰給爲生元和中調爲太平令卒於官舍親黨語爲善人多痛之銘曰
廓乎圓穹覆乎萬古之中賢者或塞而夸者或隆唯達識不窮善人有終哀哉

沈參軍故室李氏墓誌

漢孝武時匈奴累犯塞夫人之先爲都尉出居延力戰且陷遂與其部居胡中爲貴落其後入唐爲功臣世世以武績顯至大父臨淮王光弼父尙書彙皆爲帥長及父沒門

下客沈亞之請其屬以夫人歸于從祖之子曰稱師從祖諱房當代宗時取良家配帝其姑以妃受選入宮生雍王沈氏之先繼列組冕顯于籍牒者皆由文學及德宗卽位追尊皇太后太后昆弟父祖旣追封矣其子姪皆蒙寵廕遂以房爲將軍執金吾冕爲卿掌太府羽爲駙馬都尉尙長林主夫人旣嫁三年而卒生子男未能視在元和十四年三月六日具葬城南次於沈氏之隴作銘其詞曰
允葉雖榮逮霜霰兮勞飈罹災延而眉兮韶妖之葩筭刻晷兮觸烟寤露條委哀兮玄金蒼磔安靜鎔兮紅瓊海碧包脆危兮嗚呼夫人曷而得支姑啼夫哀叢咽咿兮娣弟酸屑垂涎洩兮悽風送魄罇生漪兮黃壙圓隆緘若帷兮

明德之魄來而安兮無越違兮

韋婦墓誌 四年春作

夫人姓王祖曰楚天寶中爲吳王府司馬父曰新貞元中爲杭州文學卒母河南姚氏永貞初歸夫人于京兆韋氏夫人之歸年始十四已能成婦道年十八暴疾亡亞之娣乃夫人諸父之兄嫂也或謂姻家之喪必有賻亞之貧無貨請以文易之故韋氏妻之喪沈氏得爲銘誌夫人之邦曰瑯琊夫人之質多於容行多於和豈天不命於壽不多邪實旣命短可柰何已矣蓮湖之西靈山東趾南極于江近十五里元和三年四月庚子瑯琊氏之骨歸于是

盧金蘭墓誌 九年冬作

盧金蘭字昭華本亦良家子家長安中無昆弟有姊四人其母以昭華父歿而生私憐之獨得縱所欲欲學伎卽令從師舍歲餘爲綠腰玉樹之舞故衣製大袂長裾作新眉愁頰頂鬢爲娥叢小鬢自是而歸諸姊不爲列矣因恚泣謂其母曰今不等我不若從所當耳年自十五歸于沈居二年從沈東南浮水行吳越之間從七年乃還都又二年沈復東南而昭華畱止京師不得隨病且逝從沈氏凡十一年年二十六生男一人女一人葬于城南尹村原之下作銘其詞曰

野遼刺兮眾草羅生颺鬱翁兮孰先殞零綺顏奄忽兮辭

金楹去何止兮歸無程芳藿紅荃兮昔所遲今銷亡兮不可再馨魂魄歸來兮復此園塋

表

表劉薰蘭

劉薰蘭者洛陽中女子也字媽蓀故居家時名鄭兒元和九年年十六房叔豹來求彈絃者其母以鄭兒入焉後以善笑得大悅因更名薰蘭叔豹爲人喜酒多廢薰蘭勉之曰某以孫稚蒙君曲娛之愛使得奉巾饌誠不足以正非是然而君之齒方壯且又足給幸疴恙無有乃終日碌碌自墮如卽至力日暮將何以拔之若終不更則親戚友朋視君若某皆貊之乎於是房叔豹蹶然自咎遂取古籍詩

書併學之是歲余罷隴西軍來舍房氏始聞其語因嘉之遂爲著篇以繼勸且古語有云女爲悅己者容亦見其志也知薰蘭之能引媚其志歸於至理豈不知賢女之爲容

題劉薰蘭表後

南卓昭嗣

余所善房叔豹豹好色得劉薰蘭最爲嬖後卽不復顧他色始余與房宴言薰必預故余得周視薰所舉凡爲言雖尙才工柔戲以樂左右而往往甚正余獨恨對薰蘭凝視之移晷刻將有嘲述卒不能云云顧余才不足當語薰耳十年冬余友沈下賢抵豹居下賢誠才尤精爲太史公言一見其書果能備薰善時余貢於京師豹與張孝標美喜言文并挑笑事因錄沈述來余知薰之色而待沈之才才

色兩相宜耶故復敘之以繫于沈左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一終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二

吳興沈亞之下賢

行狀

為漢中宿賓撰其故府君行狀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左金吾大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南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袋贈太子少保柳公行狀

曾祖 該 皇任陵州錄事參軍贈陵州刺史

祖 岑 皇贈秘書監

父 潭 皇太僕卿駙馬都尉贈司空

狀公諱晟其先河東人肅宗時詔取儒賢配主其父以門

葉中選拜太僕卿尙和政公主主及太僕繼喪而公年始
十二孝聞宮姻旣去喪代宗憐之召養宮中令與皇子諸
王俱受學故公得通籍禁詔以吳大瓘爲之師又以大瓘
子通玄通微玄爲助教令十日考學績勸所進乾元初除
尙舍奉御得歸故邸又詔吳大瓘通微通玄令就舍授學
廣德中加檢校太常卿賜佩金魚及德宗卽位以公故奉
銅輦將欲加賜遷官未幾而屬車駕西狩矣公徒走會難
奉天因泣奏曰臣願得尺詔持而東人都購其豪人以爲
効德宗奇其忠賜詔如奏公於是備裝入賊軍中見賊僞
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公說曰陰潦之災魚鼈游其
墀壇卽揚光赫明是輩不知枯挂之地者公等寧能從其

挂哉乃出詔示常等皆捧詔伏與誓約所歸未及期會樞
籍宦臣朱旣昌陰以公之狀飛告泚遂爲泚捕繫定死矣
泚詰二將詞不伏卽徙於外獄稍寬之有頃賊兵累敗守
吏益怠公因其共繫者十餘人謀相與脫其錮髡而走之
奉天德宗爲之撫背流涕明日宸輿幸漢中公奉轡至南
梁還拜王府長史貞元六年改嘉王府長史歲餘翰林舍人
吳通玄謫死公爲疏陳雪再進不得命公之季止公曰上
方怒寧可爲也公不聽公章卒三貢于是德宗寤之謂公
見義不回賜書寵勞竟雪通玄改澧州別駕十一年入爲
少將作永貞初遷大將作加朝請大夫起崇陵功以檢校
左常侍居使內作封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又加銀

青光祿大夫起豐陵功賜上柱國元和初西蜀叛發岐隴
邠涇朔方太原及山東六郡之卒皆屬長武軍詔以高崇
文討之既誅三蜀大困而漢中最險狹益不能賑輸所奉
中朝以器用當濟遂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帥漢
中始詔諸征蜀卒各還故部而獨以漢中卒二千人移戍
梓州其卒以爲始去父母鄉里既勞而歸及境乃不得見
其閭亦以功自賴今則徙之謂若謫耳皆鋒奮食所引刃
援弓迫中貴人時公行未及郡聞之遂疾驅倍走往其所
先勞之苦心勞已乃問曰君等何以而成功乎俱曰某等
伐闢耳又問闢何以而得伐俱曰不受指於天子公曰君
等既知闢以不受指而得伐又親滅之而得功反不受指

耶今卽不受指卽受滅矣于是卒皆免胄匍匐遂從所徙
歲餘入爲大將作使匈奴先是戎相出視國使必自據偃
以相辱敖公知之乃先謂曰聞若等皆以去信爲強亡禮
自大禮信不爲誠不仁也何足奉吾國乎于是單于諸王
貴人聞之愕然失恃皆莫能詞見則改容跪伏遂致天子
之命約信成禮而歸拜金吾右將軍始得居公爵益封千
五百戶加爲大金吾九年加吏部尚書以大金吾爲左將
軍元和十三年三月九日歿享年六十九上聞之一日廢
聽奏詔命從官臨弔之賻賜米帛贈太子少保公強辯多
學謙下好問因危而致其節見義不顧其私輸公之急某
從寮其門備得前行謹以所聞所見實錄於斯謹狀元和

十四年七月十七日狀

祭文

爲韓尹祭韓令公文

澤梁宋之戎郊涵雄渾於雲水陶沈毅與濃剛作眈眈之
巨士綿將流於洪光鼓神鑄之在已昔丞相之東征統梁
城之千雉令賓余以掌檄蹤枚馬之遺美見公佩之橫腰
冠衙旗於宋壘及夷門之節臥余奉歸于故里寧後者之
無當顧狂埃以渤起司馬啖而賓徒烹血肉肆而爲市何
繼師之無作始公之功由是伏豹豺於神貌遂清寧乎千
里聞君書於天闈帝加悅而忘耻嘗敘族以姪余謂同源
於康子言康樂於一方竟綿歷乎再紀廩蓄粟以億計積

有餘而流委櫪甲馬之萬銜惟君王之所指撲淮僮與齊
蠶猶烹冰以燎輦視燕趙之強侯若負垤之羣蟻彼承風
其如何聞當飯之遺匕及柱天而轍日信博壯之可倚逢
諒闇之初晨遂踐祚而爲治推轂兮昇壇河橋兮酈時恩
光被以湛稠仍分疆以及嗣遵往年之來覲見差班於父
子復何殃之不造遽相追而沒齒榮華之不道兮倏云乎
已矣悼皇情以注想每凝旒而撫展錫祕物之必周余得
命於臨視還壤履而將駕導清笳於哀徵鑒卑志之潔恭
願降歆而省此嗚呼哀哉尙享

祭河南府李少尹文

維長慶四年五月十七日福建等州都團練副使沈亞之

謹遣郡吏李權奉酒肴之奠敬祀于故河南少尹李公之
尊靈夫哲智之達塞兮繫其時之艱通故孔子厄而周公
通管過齊而卒業賈遭漢而不終嗚呼哀哉古昔何思所
思唯時謨不我進綱不我維民不得濟道不得施雖富且
貴夫何用爲夫子之道歿矣今將遣誰卷清明之特達歸
壤厦而藏之哀哉尙饗

祭胡同年文

維長慶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同年韓復張正謨龐嚴沈
亞之饌庶羞清酌之奠祭于故安定胡君之靈惟溫毅之
龍顏兮含樸謙而包野工時言之便詩兮鬪風識於遠雅
同遭恩於昔年蒙擢身於長者念嘉歡之平生君何先而
捐捨痛雕華之誰疾兮聞號號之稚寡省余奠之不適兮
促將征於前馬何決邁而無顧兮豈樂居乎壤厦既啟全
而無尤君子美其終也哀哉尙饗

祭故室姚氏文

噫佳惠之淑敏承嚴明以信修旣笄佩之有儀俟嘉人以
爲仇豈位者以無當顧采蘋以納予惟鄙夫之蓬塵牽阻
離以爲尤始仕筆而關塞俄自夏而涉秋誰來歸之須臾
遂省拜於東陬潔幼弱之室處奉板輿於修途值凝冰之
泝川乃築居以捨舟念姻嫁之以時負重鈞於薄軀何困
蹇之多淹汨歲序之忽周誤聞恙於中閨言迅轡于皇都
及鄭洛之外郊承凶言於來書悼追悲之莫及聲失慟以

咽呼目虛疑而直想容彷彿之在眸舉椒桂之觴奠感百
年之永乖纜總帷之撫臆非彷徨於故居惟靈魂之昭昭
省予心之勞劬

爲人祭媵者文

六年春作

念昔媵者容華不常喜顏如春酣葩之芳燿乎將然睡乎
爲光偏然去步如烟洋洋萃然來居如鸞下翔佳言如酒
和人中腸情如蠶絲繚不可央繫云其御惟我所當遂栖
余床爲余馨香自始于今六謝冰霜纔云就木言歸隴首
道旣已隔淹不可久嗚呼哀哉尙饗

劉巖夫哀文

秀才劉巖夫父歿不勝喪余弔而作詞以哀之其詞曰號

呼窒漣暗嗚呼兮一溢不入百體痛兮醴泉渴竭髮根枯
兮脆黃摧亂如霜蕪兮形如龍蛻骸骨瘡兮悲占六俯神
無居兮魂魄恂恂客四隅兮去依風雲將君疏兮待待地
之赴幽都兮生誠果克志意舒兮厚姻薄養世有諸兮俗
浸且廣無誰誅兮清魂佳宇赫來圖兮鼎設海陸備肴俎
兮吳梅狄酪浹濃腴兮逢果錯實態味殊兮酣顏若頰視
若珠兮香津桂醕蟻沈浮兮綠盎旣發有罇盃兮醪醴百
味君安須兮惟君之嘗恣所如兮三爵與洗祝延呼兮爲
君澆奠一饗余兮

祈雨文祠漢武帝

維長慶三年正月己巳櫟陽尉沈亞之承命於大京兆以

歲旱用乾肉清醪恭祀於漢武帝之祠下因巫人以達其
祝語嗚呼陰陽水旱其司唯神五行六氣神得而均如愆
且災神何爲仁惟神昔帝漢日何祥不臻雍熙滂洋甘露
麒麟人荷其澤亦仰如春氣配高明歿而爲神居滿必誅
居抑必申今者獻陽始歲亢而爲屯草木蔽萌塞脉沈津
不蒸不洩逾于十旬雨師慢傲尸違不賓潛深驕高枯此
下人風伯囂戲簸陶濃塵潰爲凝霾空若頽雲鴻混突渤
上蒙無垠掩蔽光明以垢春晨被風伯雨師皆神所司處
位不職荒役不祇神假之權使之用爲上帝如怒其殃孰
罹神明胡不督其稽察其欺壞法者戮後期者咎然後泰
陽蒸雲雨膏以時發生有涯農力有施今官庶并誠虔虔

於祠集于宮室鼓舞彈吹神其聽之無敢苟祈

郢州修明真齋詞

大唐太和五年歲次辛亥十月十五日己卯明真大齋主
朝請大夫守郢州刺史李祥與謫臣郡客將吏等頓首稽
首再啟詞於虛無自然元始天尊無極大道太上老君羣
靈眾仙咸候畢降蕩蕩乎混元始精泮漓涵真熏蒸爲氣
形生於聲眾動既品隨而有名清濃薄厚四氣之營乃岐
乃陌折其混并眾動壽量道居濃清覆人爲大啟悟爲明
拒惡爲壘護善爲局居惡如何耻然而黥居善如何陽然
懷聲道之所宰尊無與京伏惟皇上保聖億爲壽程天齊
尊高如天無傾某官幸職居專城雖喜從樂善之發怒因

嫉惡而嬰每覺逾息失次度刻不寧是用澆氣於恬奪性
於情害意之和傷和於平而神誤序胃血差經伏願大道
神尊垂尊澤祐彫堅老榮遐眾之齡使淄垢磨濁迷醉醒
伏願金借其堅玉助之貞今某等之志戴道之大德荷道
之生成某等之狀蓼孽爲甘山嶽爲輕伏願災從日消福
與時迎某等之虔恭洗思滌慮以奉以行謹辭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二終

